

外国名作家传记剧

赏 读

《名作欣赏》编辑部 编

外国名作家传记剧赏读

《名作欣赏》编辑部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8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1,400册

*

书号: 10088·936 定价: 1.45元

目 录

动人心魄的《普希金之死》	弁 石	(1)
普希金之死	雅罗斯拉夫·伊瓦什凯维奇	(11)
——假面舞会	杨德友	译
热爱祖国、渴求自由的光辉形象	张文郁	(118)
——《莱蒙托夫》译后记		
莱蒙托夫	鲍·拉甫列尼约夫	(127)
	张文郁	译

动人心魄的《普希金之死》

弃石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下午，从阴沉的彼得堡郊区传出的一声骇人的枪响，宣告了辉耀于诗国天宇中的一颗巨大星辰的殒落：俄国文学之父、俄罗斯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一七九九—一八三七）在一次决斗中“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胸中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引自莱蒙托夫：《诗人之死》）。

普希金在决斗中死于妻子的追逐者丹代斯的枪口之下，表面看来他是“桃色事件”中的牺牲者，实质上却是政治阴谋的被害者。以沙皇尼古拉一世为首的俄国上层反动势力，只不过借花花公子丹代斯的手给精神上已遭严重戕害的诗人以肉体上的致命一击。

作为历史事件的“普希金之死”，我们所能知道的真实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出身于贵族世家的普希金，十二岁进入了彼得堡的皇村学校，从加里奇、库尼曾等进步教师那里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并结交了一些以后成为著名十二月革命党人的青年朋友。一八一七年，他在彼得堡外交部供职期间，和革命运动的重要代表人

物有着更为广泛的接触。他虽不是十二月党人，但他所写的许多歌颂自由，反对专制的诗篇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同以后的十二月党人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吹响了革命解放运动的号角。作为“俄罗斯人民的回声”，诗人那“永远正直的声音”，不能不引起沙皇政府的仇视和不安。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期间，诗人曾被变相地流放到南俄，后来又因触犯上司，被革职幽禁于原籍米哈依洛夫斯克村。一八二五年冬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遭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残酷镇压。尼古拉一世鉴于诗人的巨大声望，决定采取“与其放任他自由，不如要他担任职务”的笼络手段，亲自接见了诗人，宣布停止对他的流放，允许留居莫斯科和彼得堡供职，允许经亲自审查后发表诗人的作品。沙皇想把“叛逆”诗人变为御用诗人的企图虽从未得逞，但诗人从此便如被缚的雄鹰，失去了搏击长空自由，并逐步陷入宫廷和上流社会用敌视的目光、污浊的生活、恶毒的中伤和险恶的阴谋所严密组成的精神罗网之中。

把诗人牵向悲剧深渊的有形绳索是从他那姿容绝代的妻子纳塔丽娅的身上缠绕出来的。比普希金小十几岁的纳塔丽娅，心灵并不象外貌同样美好。她并不理解诗人的心灵、热爱诗人的事业、珍惜诗人的才华，而是为满足虚荣而醉心于上流社会的骄奢逸乐的生活，成为交际场中招蜂惹蝶的风流佳人。她的美色甚至引起沙皇的垂涎。为能经常在宫廷里亲近这位美人，沙皇赐给诗人一个宫廷近侍的头衔。这个头衔通常是赐给甘当弄臣的青年贵族的，对一个已是三十多岁的享有巨大声誉的伟大诗人说来，这不能不是一个有损尊严和人格的侮辱性的“恩典”。诗人在一八三四年五月十日的日记中愤慨地写道：“因为我被提到宫廷近侍的官职而毫不感恩，陛下颇感不悦。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

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仆从和弄臣，哪怕是在上帝那里。”与此同时，沙皇还利用诗人债台高筑的窘况，经常给诗人偿还债务，企图把诗人的灵魂装进自己的钱袋。但是，沙皇的利禄，并没有真正收买了诗人，使他丧失独立的人格，停止对自由和民主的讴歌，诗人在一首诗中庄严地宣称：

“我只愿意学习歌颂自由，
只希望向自由献出诗篇，
我诞生在世界上，
并不是为了用我的羞怯的竖琴讨沙皇喜欢。”

诗人对沙皇的桀骜不驯和对上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引起了宫廷内外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既然不便公开惩罚这位天才诗人，那么用“阴险的仇视和公然的诽谤”的窒闷气氛去包围他、迫害他便成为可取的上策。于是，一个蓄意把诗人引向情场纠葛的间接谋杀的阴谋便付诸实施了：

当时，一个流亡在俄国的波旁王朝的党羽乔治·丹代斯正在死死追求普希金的夫人。在沙皇的默许下，上流社会的某些阴险之徒便连续地给普希金和他的友人寄发匿名信，侮辱诗人为“乌龟团副团长暨团史编委”。诗人气愤至极，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名誉，在怒斥丹代斯之后，接受了决斗挑战。决斗中，丹代斯抢先开枪，击中普希金的腹部。因失血过多，诗人于两天后的二月十日与世长辞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沙皇政府是明令禁止决斗的，但对于这场事先已经知道、关系到一位天才诗人生死的决斗事件，政府并未出面加以制止。普希金死后仅一小时，他的书房即被查封。沙皇政府惊呼：“人民为普希金的死而流露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认为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

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因而强令在黑夜把诗人的灵柩悄悄送往墓地草草安葬。围绕着普希金之死，沙皇政府的上述种种丑恶表演，无情地撕破了尼古拉一世一度装扮为诗人的保护神的假面具，充分地暴露了他必欲置诗人于死地而后快的险恶用心。他实际上是杀害诗人的真正的刽子手。莱蒙托夫在俄国人民痛悼普希金不幸逝世的时候所写的著名诗作《诗人之死》，曾一针见血地指控了丹代斯背后的沙皇和他的臣子们的杀害诗人的罪行：

“毁灭了诗人——

倒下了这一受尽了谰言诽谤的人，

……

你们站在宝座周围的这贪婪的一群，

全是自由、天才与光明的刽子手！”

普希金逝世一个世纪以后，莱蒙托夫在《诗人之死》中向全世界的正义和良知发出的悲愤控诉之音，却在一位波兰的著名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发出了更为强烈的历史回响。这回响便是从雅罗斯拉夫·伊瓦什凯维奇（一八九四——一九八〇）于一九三九年所写的四幕话剧《普希金之死》中奏出的一曲主题歌。

伊瓦什凯维奇是波兰现代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从一九五九年起直到逝世为止一直任波兰作家协会主席。他在创作上的高度成就使其成为波兰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波兰文学史上，把二次战后的文学时期称之为伊瓦什凯维奇时代。他的主要创作成就虽在小说方面，但他的戏剧创作同样获得很高的声誉。他以十九世纪欧洲杰出的文学艺术家的生活为题材的重要剧作，除《普希金之死》外，还有《巴尔扎克的婚事》和写肖邦与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友谊的《诺昂之夏》。

《普希金之死》作为一出传记性的历史剧，其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取得相当和谐的统一。剧作家撷取普希金之死这一既蕴含着深刻社会内容又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艺术地表现了普希金为正义和自由与专制暴政作不调和斗争的精神风貌以及不为黑暗现实所容的悲剧遭遇。尼古拉一世执政以后，普希金在形式上已沦为沙皇用软索套住的“俘虏”，最后又似乎在情场角逐中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便给诗人的形象笼罩了一层浑浊的历史迷雾，障蔽了诗人内心世界的光辉。伊瓦什凯维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为那些非本质的生活表象所迷惑，而是透过普希金被“俘虏”的躯体，剖示了他那从未被征服的“光荣”的灵魂，拨开诗人之死的“桃色”纱幕，显现了沙皇罪恶的黑色底里，从而深入地开掘和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质内涵。对照历史事实，阅读这个剧本，不难发现作者围绕着普希金之死的事件，着意强化了诗人和尼古拉一世之间的矛盾。在剧作中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以普希金的政敌兼情敌的身分以直接谋害诗人的刽子手的面目，以阴险狡诈的专制暴君的形象出现的。作者大胆地虚构了他在假面舞会上施展借刀杀人之计的阴险伎俩；虚构了他玩弄普希金妻子的丑恶行径；虚构了他在宫中和普希金直面交锋的场面等等。这些虚构的情节，当然不等于史料上有据可查的实有事情，但却是合乎生活逻辑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尼古拉一世从来是把普希金视为危险的叛逆诗人的；他确实对普希金的妻子怀有登徒子之意；他把诗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就是为了用软刀子对他施以精神的凌迟，所以，剧作家把他由迫害诗人的间接罪魁变为谋杀诗人的直接凶手，由幕后拉到前台严加审判，便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高明的艺术处理。总之，《普希金之死》为

了强化戏剧冲突，深掘历史事件的社会意义，作者在历史事件可能提供的舞台上，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艺术地描绘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罗斯黑暗王国宫廷和上流社会的真实图景，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伊瓦什凯维奇在《普希金之死》中，对以尼古拉一世为代表的专制暴虐政权给以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同他具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鲜明的时代意识是分不开的。他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具有爱国传统的波兰小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因参加一八六三年波兰人民反抗沙俄压迫的民族起义而被捕之狱，家产被抄没。对于用武力征服了波兰的“欧洲的宪兵”尼古拉一世，作者不能不怀着强烈的国仇家恨挥笔痛加挞伐。剧作的第二幕，作者便借普希金之口，对沙皇奴役被压迫民族的罪行直接地加以揭露和抨击。这个剧作写于一九三九年。同年，希特勒的铁蹄正蹂躏着波兰等东欧各国，法西斯的专制暴虐统治正在世界范围内威胁着人类的自由和民主。作者在这时创作的历史剧《普希金之死》，高奏出一曲反抗专制暴虐统治的战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包含着稽古鉴今的一片深心的。不妨听一听剧作结尾的一段“点睛”性的人物对话吧，

上校 （指着普希金夫人对茹科夫斯基说）是这个女人毁了他！

茹科夫斯基 这个女人？不是，是俄国毁了他。俄国不是诗人可以存在的国家！

上校 你知道在其他哪个国家里诗人可以存在下去呢？从这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中，人们不难听出这样的弦外之音：专制暴虐的国家同普希金式的人民诗人是不能并存的，讴歌真、善、美的诗人只有在不存在专制暴虐统治的国土上才能存在下去。

《普希金之死》虽然烙上了剧作家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思想感情的印记，但是伊瓦什凯维奇并没有使自己的剧作成为席勒式的精神号筒和观念的图解，而是以莎士比亚的方式，在严谨的结构内，设置动人心魄的戏剧冲突，安排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造成醇厚浓烈的戏剧效果。全剧以普希金和沙皇的矛盾为主线，以双方尖锐的政治对立为矛盾的焦点，以诗人的被谋害为矛盾进程的中心事件，用急管繁弦，奔涌激越的节奏，构成动人心魄的悲剧冲突。全剧共分四幕。第一幕从诗人不幸的家庭生活这个侧面展示了他的精神危机：不忠实的妻子日夜出没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诗人缺乏舒适的创作环境和宁静的创作心情；妻子的奢侈挥霍，榨干了诗人用心血换来的每一文稿费，高筑的债台迫使诗人处于经济上依赖于沙皇的难堪地位；丹代斯向诗人大姨子卡捷琳娜的求婚，实质上是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把触角伸进诗人的家庭内部，加剧了家庭的危机。……所有这一切，使诗人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精神重压。“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嗓里有刺！普希金不能这么活下去！”“我不能这样活着，我不愿意，我不想活！”诗人心灵深处掀起的风暴，“山雨欲来风满楼”地预示了一场巨大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即将发生。戏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急迫的危机感，令人惴惴不安地悬心于诗人的命运。第二幕写宫廷的阴谋诡计和诗人的严正抗争。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厚颜无耻地向普希金妻子求爱的同时，默许亲信廷臣向受侮辱和损害的丈夫施加阴谋。普希金怒闯宫廷，以丈夫的尊严指责沙皇的荒淫无耻，以诗人的正义之声痛斥沙皇的倒行逆施。“朕即国家”的专制暴君和人民喉舌的正直诗人在政治上的势不两立，导致了矛盾冲突的白热化。诗人和沙皇舌剑唇枪的正面交锋，是双方精神上的一次决斗。诗人怀着对祖国的挚爱，对人民力量的坚信和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正气凛然地傲笑帝王，直面惨淡的人生。对诗人失去了最后一丝幻想的沙皇，决意置诗人于死地。他拒绝诗人出国的请求，断送了诗人最后的一线生机。这一幕戏深刻地揭示了普希金和沙皇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是政治性的对立而不是情场的纠葛，从而奠定了全剧的思想基调，显示了诗人悲剧命运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是情节发展的最高潮，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诗人和沙皇之间的精采对白，使人仿佛听到莎士比亚的遗韵在回响。第三幕写假面舞会上沙皇阴谋诡计的得逞，蓄意挑起了普希金和丹代斯的决斗。舞会上充满了荒淫无耻，假面下掩盖着阴谋诡计，剧作家匠心独运地描写的这种戏剧场面，正是反动腐朽的上流社会的一个典型缩影。诗人同丹代斯的决斗，实质上意味着诗人同污浊的上流社会的彻底决裂。诗人正是用决斗来最后完成了他那贵族阶级叛逆者的光辉形象自我塑造。最后一幕写诗人之死。剧作家没有仿效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实写决斗的场面，而是通过普希金妻子的姊妹获悉决斗正在进行的消息后所产生的不同心理反响，制造出关于决斗结果如何令人揪心的紧张悬念。这种高明的处理，既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戏剧效果，又在场景的布设和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同第一幕巧妙地回应起来，形成了戏剧结构上的整体感。诗人决斗负伤归来后，剧作家张弛有法地从容运笔，描写了诗人在弥留之际谈笑自若的情景。诗人的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诗人在狂笑中死去，最后表示了他对专制暴政下的黑暗世界和丑恶人生的高度蔑视。剧作家还精心安排了诗人死前和尼古拉一世的最后一次交锋，诗人临死对沙皇的无情讥讽，诗人死后沙皇对他的恶毒贬损，使双方的矛盾冲突自始至终一线直贯，进一步加强了戏剧结构的完整性。闭幕之前，以茹科夫斯基和丹查斯上校就诗人之死所发的一

通感慨，深沉而含蓄地点明了主题，让这出动人心魄的悲剧，带着隽永的艺术魅力，久久不停地掀起人们感情上的悠悠余波，启迪人们理性上的深深思索。……

普希金之死

——假面舞会——

(四幕话剧)

献给 尤利安·杜维姆*

【波兰】 雅罗斯拉夫·伊瓦什凯维奇

杨德友 译

*尤利安·杜维姆(1894—1953)波兰名诗人。(本剧中全部注释都是译者加的。——译者)

出 场 人 物

沙皇尼古拉一世

亚历山大·普希金

纳塔丽娅 普希金之妻

卡捷琳娜 丹代斯之妻

} 冈察罗夫家三姊妹

亚历山德丽娜

海克伦男爵 荷兰驻沙皇宫廷公使

乔治·丹代斯 海克伦的养子

兰斯科伊 沙皇副官，纳塔丽娅未来的第二个丈夫

伊达丽娅 沙皇宫廷侍女，兰斯科伊的情人

茹科夫斯基

丹查斯上校

} 普希金的朋友

出版商

普希金的奶娘

阿伦特大夫

另一位医生

普希金的听差

拉祖莫夫斯基家的听差

沙皇宫廷官员

假面舞会客人

乐队队员，众人

故事发生在彼得堡，1837年年初

第一幕 普希金书房

第二幕 冬宫一间小接见厅

第三幕 拉祖莫夫斯基家假面舞会进行时的一间侧厅

第四幕 普希金家门厅

第一幕

普希金家中书房。墙边摆满书架，书架成 T 形。右面书架中间摆着一张沙发。沙发前面是一张巨大的长桌，盖着天鹅绒桌布。桌上是纸张、书籍、鹅毛笔，十分零乱。书本隔开的另一面有椅子、茶几，一张桌子上有棋。沙发同时当作普希金的卧床。这时候铺着褶皱的床单。普希金正躺在沙发上，被桌子和枕头挡住，观众看不见他。只有时时散落的纸页显示出普希金在场；纸页从枕垫后面落在这儿、那儿，落在桌子上、地板上、书架上。正面有一个窗户，可以望见窗外的白雪和盖满白雪的树木。右面和左面有门通往其他房间。街上传来飞驰而过雪橇的阵阵铃声。住宅里发出儿童的叫声，奶娘的声音，而切午餐用肉排的刀声压过了他们的叫声。寂静片刻。

亚历山德丽娜：（在门后）亚历山大！（敲门）亚历山大，你在家吗？

普希金：哎，在呐！——来啦，来啦……（从床上跳起；穿着衬衣和肥大的白色灯笼裤，披着东方式红底绿格波斯丝制袍子，又穿上很破旧的绿色天鹅绒皮大衣，有狐领）进来，进来吧！……

亚历山德丽娜：（上）亲爱的上帝。瞧这儿多冷！让他们生火来